

藥師寺擦銘釋

日下部勝臯著



子 10
4166



門 十10
號 4166
卷

題藥師寺擦銘釋引

黑川真藏書

日下部宿禰勝臯撰

大和國藥師寺者。天武天皇之所創建。而舊都之一

名刹也。中屬亂離。屢存存焉。惟浮圖見其舊構云。

蓋其浮圖凡六層。并有餘仞。高覺崔嵬。而凌霄突秀。

寶鐸玲瓏。以挂于雲閣。其擦有銘。傳稱盡敬。贈皇之

所書也。今世鏤刻者。既二三家。頗播于人間。然余訝

拓搨之難得。且傳承之不詳。墨刷之所經。或弗徧覃。

點畫剥蝕。卒認衣豕也。源輪池嘗有入木之癖。而至

其隕蹟。寬政四年。銜台命。從柴栗山。撿搜古書畫

名山靈窟。至藥師寺。將登塔。柴生曰。咄。止矣。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足下奉父母之遺體。立乎九層之臺上。曾為孝孥。輪池逡巡而退。然自意始我之西也。與諸友言。我不得此銘而東者。有若皎日也。吾不食言矣。於是乎。斷然而起。乃私小僧。竊梯而登。鞠躬踈跼。幾究百卒。裁至第六層。覺上鑿窗。乃闢戶而進。踴躍以出。目窮百里。東望則有春日之山。西顧則有生駒之嶽。巒峰重疊。嵯峩。峻業。俛仰之際。方盡壯觀。時寒風凜冽。零雨其濛。身體既禁。瘁手足。亦凜冰。加之亂瓦。浸濕。殆難躅蹠。露盤方五六尺。高

可二尺。擦露出於上者。約五尺許。銅苞以安相輪。縮身其側。才可蹲踞。迺攀以陞。巋然而立。銘在東面。文字燦爛而鮮明。遂得搨摹於戲輪池氏之好古固已薦矣。且何其勇也。揮斥於不測之危。無復所震懼。雖夫於兩壘相望。挺刃交兵之場。搢幟折馘者。亦其勇不能過乎茲焉。奉職竣而東歸。眎我以其拓本。予慨然嘆曰。吾曹之於此銘。不翅供觀而已。實闕孥史學之一助也。吾子微是行邪。則不能及此也。有是行而不生白髮邪。則不能傳其真也。吾子好古而且勇矣。所以傳此銘之真也。余不耐抃躍。遂為之注。于時寬

政甲寅三月朔旦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藥師寺擦銘

日下部宿禰勝皋釋

維清原宮

清御原宮也。天武天皇營宮室於崗本宮南。遷以居焉。是謂飛鳥淨御原宮。

馭宇

玉篇云馭與御同。淮南子齊俗訓曰。四方上下謂之宇。李紳上黨奏慶雲見詩曰。飛龍久馭宇。真氣尚興雲。

天皇

檨銘釋

一 文會堂藏

天武天皇。諱大海人。舒明天皇皇子
即位八年庚辰之歲

辰辰同。塵鶴銘。藥師寺佛足跡碑。顏元孫干祿字
書。南宋余仲仁所刻春秋穀梁傳皆作辰。歲。隸作
歲。出蔡邕酸棗令劉熊碑也。僧智永千字文。柳公
權玄秘塔碑用此字樣。據此文。天武元年為癸酉
不與日本書紀同矣。說見下文。其書本言曰
建子之月以中宮不念

建與建同。王羲之千文作建。干祿字書云。建。通建。
正。司隸校尉楊君石門頌。車騎將軍馮緄碑。捷。作
捷。六。此類。中宮。持統天皇也。天智天皇第二皇女。
諱鸚鵡野。皇極三年。天武娶為妃。後立為后。念。與
豫同。唐慧琳大般若經音義。尚書云。有疾不念。孔
曰。不悅豫也。韻集云。天子疾曰不念。推古天皇卅
一年癸未。所造立法隆寺金堂釋迦佛像光燄款
識曰。明年正月廿二日。上官法王枕病弗念。履中
紀曰。六年三月壬午朔丙申。天皇不念。大織冠公
傳曰。十三年秋七月。天皇御體不念

創此伽藍

大集日藏分經玄應音義曰。僧伽藍。舊譯云村。此

應訛也。正言僧伽羅磨。云衆園也。華嚴經慧苑音義曰。僧伽藍。具云僧伽羅摩。言僧者衆也。伽羅摩者園也。或云衆所樂住處也。天武紀曰。九年十一月壬申朔癸未。皇后體不豫。則爲皇后誓願之初。興藥師寺。仍度一百僧。由是得安平。此云建子之月中。宮不愈。似與史有差。然銘言其始不豫。史書平愈之日。是以迭有不同。

而鋪金未遂。龍駕騰仙。

鋪金猶言莊嚴也。沈佺期詩曰。買地鋪金曾作埒。或曰。鋪金如布金。用給孤獨園故事也。龍龍古體。

騰與騰同。見費亭侯曹騰碑陰。又東大寺天平勝寶八歲。六月九日。聖武天皇勅旨銅牌。騰作騰。亦此類。史記曰。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天武紀曰。朱鳥元年九月戊戌朔丙午。天皇崩于正宮。

大上天皇

即持統天皇也。朱鳥元年九月丙午。天武崩。皇后臨朝稱制。十一年八月甲子朔。禪位奉稱太上天皇。

奉導前緒遂成斯業

導與導同。魏志蔣濟疏曰：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業，業異字。爾雅釋詁曰：緒，事也。邢疏云：事業也。類聚國史曰：樂師寺者，淨御原天皇為皇后而所建立也。而創基未竟，宮車晏駕，皇后含悲歸佛，終成寶刹。

照先皇之弘誓，光後帝之玄功。

廣韻云：光，明也。魏徵九成宮醴泉碑曰：玄功潛運，幾深莫測。玉篇云：玄，幽遠也。妙也。

道濟郡生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銘曰：道濟天下郡。蓋與群同。仁德紀曰：四十一年春三月，遣紀角宿禰於百濟，始分國郡壇場。伊勢內宮所藏應永古鈔本郡作群。仁明紀曰：承和五年二月丁酉，畿內諸國群盜橫行。古鈔本二通並作郡盜。莊子盜跖篇曰：堯舜作立群臣。本邦傳來古本作郡臣。

業傳曠劫

傳傳同。博雅云：曠，遠也。法華經方便品科注曰：劫者，梵云劫波。此翻時分。

式於高躅

檨銘釋

於與於同。前漢書叙傳注。鄭氏曰。躅。迹也。先是有推古天皇十五年所造立法隆寺金堂藥師佛像光燄題款。同卅一年所造立同堂釋迦佛像光燄款識。及法興元年聖德太子作伊豫國溫泉碑文。此云式於高躅。蓋謂此類也。又按博古圖。文王鼎周公彝。召公尊。太公缶。皆有款識。又大戴禮。有周武王鑑。劍矛銘。家語。有魯大廟金人銘。左傳。鄭子產鑄鼎銘。刑書。晉語。曰。魏顆勳銘於景鍾。其所由來尚矣。

敢勒貞金

勒。勒字隸體。出周憬功勳銘。及郝閣頌也。王羲之及僧智永千文。據此。金之為性。勁堅不變。鐫彫勒銘。可以傳不朽。故云貞金也。李高隱文曰。綵縷出仙蠶之繭。貞金凝姹女之魂。孔子廟堂碑曰。乃抗表陳奏。請勒貞碑。

其銘曰

巍巍蕩蕩

蕩。隸或作蕩。見郝閣頌也。歐陽詢醴泉碑銘用此體。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魏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乎民無能名焉。注曰。巍。高大之稱。

蕩。廣遠之稱。

藥師如來

師。師古體。來。來同。

大發誓願廣運慈哀

發古作發。見衡方碑及王獻之書。又東大寺銅牌。及天平寶字六年二月八日百濟豐虫所書金光。明寂勝王經跋文皆從之。哀亦哀古體。古鈔本孝經同論語。同家語並作哀。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曰。彼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本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令諸有情。所求皆得。

猗與聖王

詩周頌曰。猗與漆沮。鄭玄箋云。猗與。歎美之言也。王肅曰。猗。歎聲。

仰迺真助

迺。迺隸體。綏民校尉熊君牌作迺。魏公卿上尊號奏作迺。華山廟碑作迺。

爰飭靈宇

飭。飾隸體。見桐柏淮源廟碑。孟郁脩堯廟碑。史晨後碑。韓勅後碑。遺教經。從之。靈亦靈隸體。景君碑。陰作靈。廣漢屬國侯李翊碑作靈。綏民校尉熊君

碑作靈。靈字。佛殿也。蔡邕傷胡栗賦曰。樹遐方之嘉木于靈宇之前庭。

莊嚴

莊。莊隸體。孫叔敖碑。嚴訖碑作莊。法隆寺釋迦像款識。橘逸勢。為伊都內親王所書。文書亦作莊嚴。佛典多用此字樣。古鈔本法華經寶塔品曰。寶樹莊嚴。藥師經曰。莊嚴其身。

調御

御。御隸字。殷阮君神祠碑作御。帝堯碑作御。雍勸關碑作御。法隆寺藥師像款文云。天皇大御身。王

羲之法帖。歐陽詢皇甫府君碑文作御。蓋从隸體。大論曰。婆羅提言調御師。佛以大慈大智故。調御令不失道。

亭亭寶刹

亭。聳立貌。大公兵法曰。高山盤石其上亭。刹。刹異字。古本法華經。同金光明最勝王經。同藥師如來本願經。同仁王殿若經。東大寺銅牌。古本聖德太子傳曆皆作刹。武梁祠堂畫象。孫叔敖碑陰作敎刹。蓋隸略體。沈約內典序曰。靈儀炫日。寶刹

臨雲

檠銘釋

七

文會堂藏

窳窳法城

窳字。窳異體。見古本仁王經。而此从穴者。猶窳。窳作窳。窳寔作窳。窳作窳也。說文云。窳無人聲也。左思詩云。窳二。楊子宅。門無卿相輿。維摩詰經曰。為護法城。受持正法。羅什注云。法城即實相法也。一切經法皆名法城。梁元帝詩曰。虛薄今何事。徒知戀法城。

福崇億劫

福即福隸字。出魯相謁孔廟殘碑。韓勅碑也。智永千文。法隆寺藥師像款識。南都興福寺。洛陽東福

寺古瓦及直江兼續所刊文選古本皆用此字

慶溢萬齡

慶。韓勅碑作慶。慶蓋隸別體。溢古體。見古書及梵經。齡。齡字異樣。陸柬之蘭亭詩作齡。古本瑜伽師地論作齡。字林云。年齒也。萬齡猶萬歲也。臬謹按。銘稱清原宮馭宇天皇。即位八年。庚辰之歲。則其元年在癸酉。而日本書紀以壬申為元年。史與銘已爽一年。然俱是盡敬贈皇之製作。而自相矛盾者。何也。其作銘先於史。蓋十數年矣。方淳屠落成。倉卒所製。是以傳當時之實。為史則奉勅

所撰實為國家之盛事。躬為總裁，宜潛心殫思，以撰錄焉。故幽微回迂，為君父諱避，此其所以遞不同也。何據知其然耶？凡立皇太子，則必書紀中之通例也。而天智紀不書，或稱東宮，或稱太皇弟者，未知為何人也。至天武紀始書天智天皇元年立為東宮，即知其指天武也。懷風藻大友皇子傳曰：年二十三立為皇太子。又曰：會壬申之亂，天命不遂。時年二十五。今泝數之，其立為皇太子在天智九年矣。然而天智紀、文志而晦焉。凡元年末必書曰：是年也太歲云云。而唯天武紀至二年始書是

其變例也。天智十年辛未十二月乙丑，天皇崩。經壬申之亂，明年癸酉二月癸未，天武即位。其中間若曠位，然猶稱近江朝廷，非大友而誰在祚乎？是婉而成章也。天平寶字二年，勅曰：自近江大津宮內大臣已來，世有明德，翼輔皇室。君歷十帝，年殆一百。繇是而言，天朝以大友公然列叙世數，則其於負宸岳何所疑焉？按水鏡大鏡及其裏書皆曰：天智十年十二月五日，大友陟帝位。雖非正史，亦可以証。又神龜元年詔曰：白鳳以來，朱雀以前，古書或以為壬申年，或謂歲在癸酉。其言紛紛，已得

縷說意是大友之紀元已然則壬申年既係于大友在位至明年癸酉乃為天武元年故吾曰銘之所勒固得其實為史之所書頗繫諱避也夫史者國家之大器後世之龜鏡也若有諱避則是私之也苟私之也則天下之大事滅矣躬為總裁矣叨用私為春秋哀公十二年經書孟子卒昭公取於吳故不書姓是魯史之舊文傳曰諱國惡禮也孔子答林葉公以子為父隱為直在其中矣當時元正在位帝是天武之孫臣子之於君父有愛敬惻怛之情欲言而不觸言者也苟每敢直書則碎

然小人哉故贈皇放周史之舊法從仲尼之聖教而作天武紀不亦美乎昔者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蕭大圜之言殿鑒不遠何謂私正史哉而公文家諫當時殷隆是以壬申事蹟歷存矣何所隱晦暨乎輓近雖古書頗散逸尚神龜之詔寶字之勅傳為中內府之誌藤為業之記稱為故於其事實無復湮歿而贈皇之撰史率由舊章不歎倫理臣子之於君父固未始不若斯而所以與夫南董之直書不污並騁於千載也寧可不謂良史乎哉此是瑣銘文而其所關係既大矣故余

不能諄。然而不論辯也。而贈皇之懿德于聖教。益有光焉。於乎躋矣夫。

隅東霍公有此粹也。出尚古之癖而已矣。余也。雖不同其道乎。固癖自相憐。於是乎知識于公者。且三十年于茲。今之盛舉。所以與不律之役也。

無刃道人光旒識



